61375
=5

北京圖書館藏

禮書卷第三十四

九州

九州所宜

五土所宜

星分

土分

國家圖書館藏

禮言共工竄殛九州蓋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以前九州耳至舜之時洪水滔滔道路阻塞乃竄下七方投居方鞏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州封十有二山建十有二牧然後政教之所加貢賦之所出有所統焉及水土既平禹又即舊域而辨之以為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傳言貢金九牧則鞏十有二州不在治水之後矣孔安國謂禹治水之後始置十有二州誤也禹貢先冀次兖兖以治水始於近也周官先揚次荆以治地先於遠也商書言九有之師商頌言奄有九有式于九圍王制於商亦言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商之九州蓋亦襲夏而已先儒以爾雅之九州為商制於義或然然禹貢有徐梁而無幽并爾雅有幽營徐而無梁并青周禮有幽并而無徐梁則周

之時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於幽并矣至漢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政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則地域之判合闲革固不常也班固曰冀州民多懻忮李巡曰兖信也徐舒也楊輕也荆強也豫舒也雍壅也冀近也（謂兩河之間情性相近）其諭俗方之情性大槩或然然以冀爲近則與班異矣蓋民生天地之間其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謂之風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倥偬之人武秦人上氣力先獵射燕人少思慮多輕薄凡此皆地使之然也陳楚之信巫重祀衛之巫會流淫魏之薄恩生分周之高富下仕韓之椎剽跕躡燕之輕色急人齊之侈詐不恤吳粤之好劍輕死朝鮮貴正信而尚禮器重廉耻而尚禮義宋多君子而好稼穡凡此皆俗使然也班固以鄭俗流淫繫於險之所居以楊州多士本於淮南王之所化是不知鄭風所刺之由職方氏所辨之異也

九州所宜

冀州 土白壤 田中中 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 其畜牛羊 其穀黍稷

兖州 土黑墳 田中下 貢漆絲 篚織文 其利蒲魚 其民三男三女 其畜六擾 其穀四種

青州 土白墳 田上下 貢鹽絺海物 篚檿絲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雞狗 其穀宜稻麥

徐州 土赤埴墳 田上中 貢土五色 篚玄纖縞 周禮有幽州無徐州

揚州 土塗泥 田下下 貢金三品 瑤琨篠簜 篚織貝 其利金錫竹箭 其民三男五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

荆州 土塗泥 田下中 貢羽毛齒革 金三品 篚玄纁璣組 其利丹銀齒革 其民一男一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

豫州 土惟壤下土墳壚 田中上 貢漆枲絺紵 篚織纊 其利林漆絲枲 其民三男三女 其畜六擾 其穀五種

梁州 土青黎 田下上 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周禮有并無梁州 爾雅無梁并青

雍州 土黃壤 其利玉石 田上上 貢璆琳琅玕織皮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牛馬 其穀宜黍稷

五地所宜

山林 毛物 草物 民毛而方

川澤 鱗物 膏物 民黑而壽

丘陵 羽物 毳物 民專而長

墳衍 介物 莢物 民皙而瘠

原隰 羸物 叢物 民豐肉而庳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中中兖州厥土黑墳厥田中下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土白墳田上下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丝枲絲枲鉛松柏石厥篚檿絲徐州厥土赤埴墳田上中貢五色厥篚玄纖縞揚州厥土塗泥田下下貢金三品厥篚織貝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厥土青黎田下上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土黃壤田上上貢球琳琅玕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青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兖州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雍州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幽州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冀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草物其民毛而方二

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九等騂剛赤緹之屬）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麀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埴用彘

用蕡輕爨用犬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掌其事（土宜謂九穀種植所宜也土化地之輕者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瘿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瘻

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貪

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滯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沇之人智太蒙之人信岱侗之人武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下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

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鄭氏曰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孔安國曰無塊曰壤蓋無塊其質也和緩其性也禹貢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則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而墳埴塗泥亦壤中之小別耳此所以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揔言十二壤也墳其起者也埴其黏者也壚其跡者也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蓋有傳然也禹貢壤墳塗泥青黎各繫一州此言其大致而已然則草人土化之法凡地預有之也九地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地以施教順其俗以行政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居山者不以魚鼈爲禮居澤者不以豕鹿爲禮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敝之患此大司徒土均載師土方氏草人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周官
大司徒辨十有二土十有二壤保章氏以星土辨九
州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九州十二域或
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或繫之五星則雍主毗冀
主樞青兖主機揚徐主權荆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摇光
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吴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
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
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
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吴熒惑主楚越鎮星主二十太白
主大吕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吴越南
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
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
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九言占相之術

以歲之所在爲福歲之所衝爲災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
遙玄枵而宋鄭饑歲齊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韋而
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
歲之所在也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虛也陳
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虛
也其星爲大水以陳爲火則大皡之不爲火毋故也
以衛爲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而不相能后帝不臧
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
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然則十二域之
所主亦若此也班固曰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
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
丙楚丁南夷戊魏巳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
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由齊
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北又以方位辨州土也

尚書中星

月令中星　二十四氣

摯壺刻漏之圖

壺　箭

尚書中星　正義曰四方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鳥形北方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在卯參翼在辰昴畢在巳[illegible]尾也

春有三月正月春轉以推季孟之月亦可知也馬融鄭玄以[illegible]星[illegible]
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illegible]
皆舉正中之星而星不為一方[illegible]九異

月令中星圖

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illegible]至[illegible]
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
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
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
十二月在婺女則婁并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illegible]
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
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
見西仲春日中星鳥則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
[illegible]翼在辰仲夏日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
箕在辰仲秋宵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卯畢在巳觜[illegible]
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
辰月令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
月昏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九中旦

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
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
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蓋
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
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
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
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考之漢志正月節
昏畢中旦尾中正月中昏參中旦箕中二月節昏井中
旦斗中二月中昏鬼中旦斗中三月節昏星中旦斗中
三月中昏張中旦牽牛中四月節昏翼中旦婺女中四月
中昏角中旦危中五月節昏亢中旦危中五月中昏
氐中旦室中六月節昏火中旦奎中六月中昏尾中
旦婁中七月節昏箕中旦畢中七月中昏斗中旦畢中
八月節昏斗中旦參中八月中昏牽牛中旦井中九月
節昏女中旦鬼中九月中昏虛中旦星中十月節昏危
中旦張中十月中昏室中旦翼中十一月節昏壁中旦
軫中十一月中昏奎中旦亢中十二月節昏婁中旦氐
中十二月中昏胃中旦心中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
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
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
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
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或舉其名或舉其
次皆立見也昔王孝通詰傅仁均推步之法謂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而仁均專守昴中
不亦謬乎又月令冬昏東壁中明昴中并爲常准若亮
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亮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

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九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書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不特是也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九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

月令二十四氣

劉歆三統曆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

三月穀雨節清明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然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者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以啓蟄爲正月中然則劉歆以驚蟄在二月蓋謂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也其他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曆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二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

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是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挈壺漏刻之圖

正月	節晝四十八六分 中晝五十八分	夜五十一四分 夜四十九二分	
二月	節晝五十二三分 中晝五十五八分	夜四十六七分 夜四十四二分	
三月	節晝五十八三分 中晝六十五分	夜四十 七分 夜三十九五分	
四月	節晝六十三四分 中晝六十三九分	夜三十七二分 夜三十六一分	

五月 節晝六十四九分 中晝六十五 夜三十五一分 夜三十五

六月 節晝六十四七分 中晝六十三八分 夜三十五三分 夜三十六二分

七月 節晝六十二三分 中晝六十二分 夜三十七七分 夜三十九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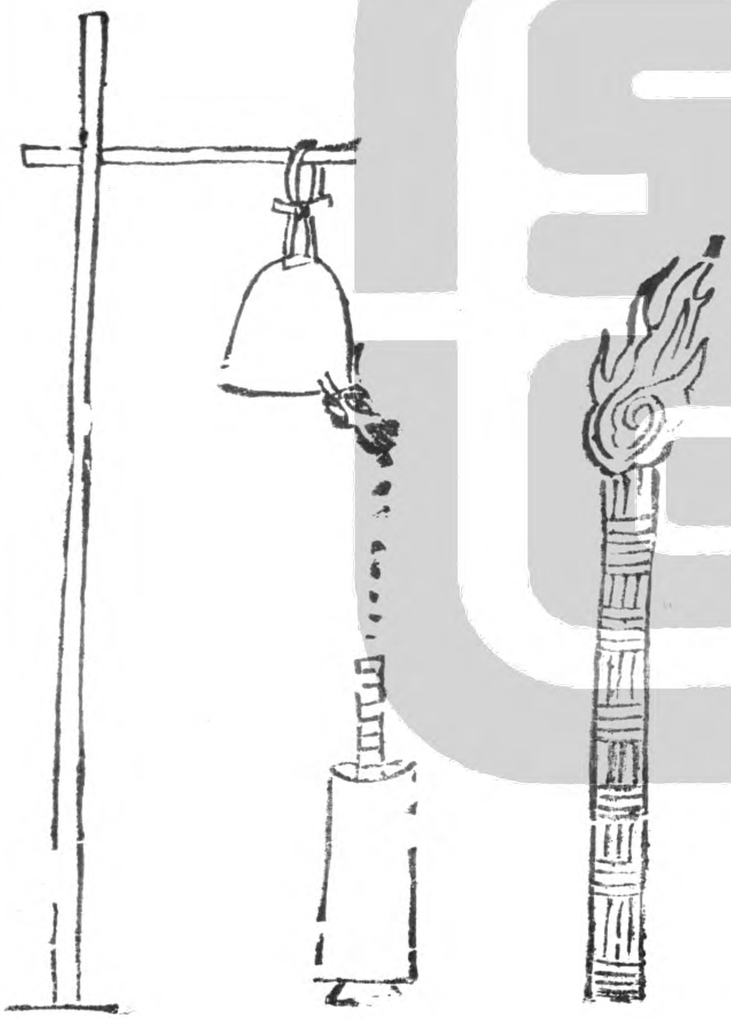
八月 節晝五十六八分 中晝五十五二分 夜四十二三分 夜四十四八分

九月 節晝五十二六分 中晝五十三分 夜四十七四分 夜四十九七分

十月 節晝四十八二分 中晝四十六七分 夜五十一八分 夜五十三三分

十一月 節晝四十五五分 中晝四十五 夜五十四五分 夜五十五

十二月 節晝四十五八分 中晝四十六八分 夜五十四二分 夜五十三二分



周禮挈壺氏下士六人掌挈壺以令軍井九軍事縣壺以序聚懍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刻也晝之箭書夜共百刻夜晝之間有長矩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挈壺謂結之於竿首挈挈然也及冬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正義曰鄭謂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者此據漢法而言

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名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箭而下之水滴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號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嘑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九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齊詩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數也）洪漏刻經云漏刻之作蓋肇於黃帝之日宣乎夏商之代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殼夔漏刻法曰爲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之上爲金龍口吐水轉注之其鑄金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曰以銅爲渴烏以引器中水以銀龍口中吐之周天之星二十有八而星之辰十有二辰之度三十有奇十二辰之度三百六十五有奇星辰循天而左旋日月五星遡天而右轉日陽也舒而遲故晝一而周月陰也疾以速故一月而周日月會於辰則爲月十有二會則爲歲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先王於是刻箭以揆之此挈壺氏所以設也蓋日之行也十建宮星出乙而漸北十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百刻而已故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然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明常先於日出昏常後於日入則日出之前二刻半爲明日入之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二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自春分以至夏至晝所增者九刻有半自夏至以至秋分所減者亦然自秋分至於冬至晝所減者十刻有半自

冬至以至春分所加者亦然挈壺之法蓋爲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漏箭壺內以出刻爲准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爲度蓋各述其所聞而已鍾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握箭右手指刻以別早晚則出刻之說與此合歟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衆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晝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則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警守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以至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禮書卷第三十五終

禮書卷第三十六

璿璣

玉衡

測景圖

土圭

致日月之法

十日

十二風

水平法

爲規識曰法

璿璣

玉衡

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匠人建國夜考之極星然則周之察候蓋亦不過璿璣玉衡之法而已禮無明證不可考也荀卿曰璇玉瑤珠說文曰璿美玉也孔穎達曰以璿爲璣以玉爲衡璣爲運轉衡爲橫簫懸珠以象天而以衡窺之漢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謂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有其名而無說周髀有其術而無驗惟渾天爲近之後世候壺銅儀則其法也楊雄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幾幾乎莫之能違問天曰蓋哉應難未幾也說者以蓋天爲周髀則雄於二者特取渾天而已古之論周髀者謂天地中高外下北極所臨爲天地中日月周行於旁日近爲晝日遠爲夜論渾天者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在地下爲夜是以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之王藩晉之姜岌葛洪江南皮延宗錢樂之徒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眡精祲察災祥有足驗焉故也

測景圖

土圭 尺有五寸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匠人曰晝參諸日景鄭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則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則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則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不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二里

而差一寸又曰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之中是以半之而得地之中鄭司農曰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傳曰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晷不如度者歲惡人爲神讀如引八引者樹棧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

古者二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相去如之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曰景於表表一寸則於地差千里故於相距淮表之度而表八寸以升降之半淮土圭之度而圭尺有五寸是以夏至一日在東北地升而南游萬五千里則去日近矣故晝漏以半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地降而北游亦萬五千里則去日遠矣故晝漏以半景丈三尺蓋有所傳然也致日以冬夏而書特於夏言敬致大司徒特於夏求地中者測景以夏爲正也所謂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於日爲近南則南表之北得景尺四寸其地多暑於日爲近北則北表之北得景尺六寸其地多寒於日爲近東則晝漏以半日已夕矣其地多風於日爲近西則晝漏以半日未中矣其地多陰先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陰雨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

於安然後以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
諸極星蓋如此也易言巽爲風禮言東多風蓋風之
所屬者東方也五行傳以風屬中央失之矣

致日月之法

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日居月諸出自東
方又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生於西其
盛則生於東楊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
魄于東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黃道也黃
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
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
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
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
則景十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

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
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爲寒若日失
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爲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
爲常燠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
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
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
立秋秋分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
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
之致月者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
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
正平故也考之於經件夏平秩南訛敬致冬夏致日
春秋致月則致日不於春秋致月不於冬夏而漢書
有春秋致日之事蓋兼後世之法也然日之與月其

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嵗光盈近日則其朔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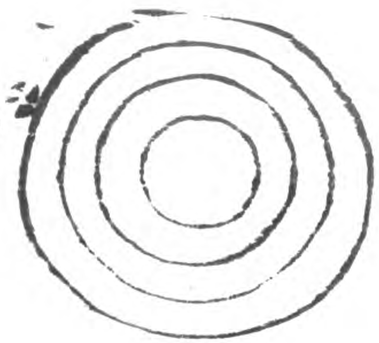
十日

周官馮相氏掌十日之位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則甲丙戊庚壬五奇剛日也乙丁己辛癸五偶柔日也甲木之剛巳土之柔故己配甲乙木之柔庚金之剛故乙配庚丙火之剛辛金之柔故辛配丙壬水之剛丁火之柔故丁配壬戊土之剛癸水之柔故癸配戊其相生以相繼其相尅以相治故木王則火相水廢金囚而土死火王則土相木廢水囚而金死土王則金相火廢木囚而水死金王則水相土廢火囚而木死水王則木相金廢土囚而火死施於一日則爲旦暮夜之期施於一歲則爲春夏中央秋冬之候施於一旬而五行之理亦具矣先王於內外之事可以不順之乎外事師田外祭之類故用剛日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內事冠婚內

祭之類故用柔日書丁未祀于周廟春秋已卯烝乙酉
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巳有
事于大廟辛巳立武宮癸酉有事于武宮丁丑夫人姜
氏入是也士之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
何也始虞再虞曰哀薦祫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祫
事則凶而已凶陰也故用柔日成事則變而之吉吉陽
也故用剛日亦外剛內柔之意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
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乾之位
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真成功則歸諸天故社用甲
而郊用辛不可以內外拘之也然則先王之於十日以
生五聲則戊癸爲宮庚乙爲商甲己爲角丙辛爲徵壬
丁爲羽是也以配仁義則先甲後四先庚後庚甲斷仁
庚斷義是也以禮鬼神則以其至之日而享以其物以

天則方書十日之號縣之於[illegible]動作注錯[illegible]
順然後天人之道盡矣夫有日必有辰日以辰爲
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故日甲乙則辰寅卯日丙
則辰午未日庚辛則辰申酉日壬癸則辰亥子日戊
則辰戌丑未而甲子在人則始甲子次乙丑順而數
之以陽主進故也在地則始甲戌癸酉逆而數之以
陰主退故也

十二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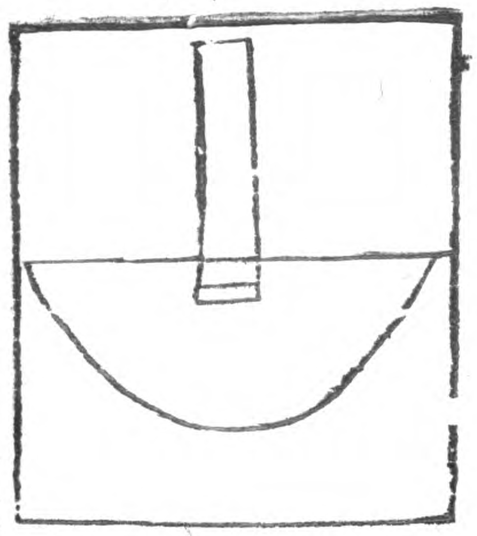


孫子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平別之妖祥鄭氏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伴以知和不春秋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服虔曰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然考之傳記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故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卦不過八風亦八而已其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之風皆主兩月此其所以爲十二風也古人占風以知未然之事者蓋亦多矣若周之尹喜占風而知神人漢之張成候風角而知有赦則師曠之歌風亦

此類集

水平法

爲規識日法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立王国若都国者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置槷以
懸眡以景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槷以懸正之眡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於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尽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内規
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屈之以指景則南北正
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極
夕也
正義曰於浩城之勢四角立四柱於柱
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遥望
柱高下平高就下也置槷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
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
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以景
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
以求地之平置槷以縣眡以景則小「植」一槷而懸繩
焉眡其出入之景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其出入之景
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
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爲未也又晝參諸日中
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
可以建國

禮書卷第三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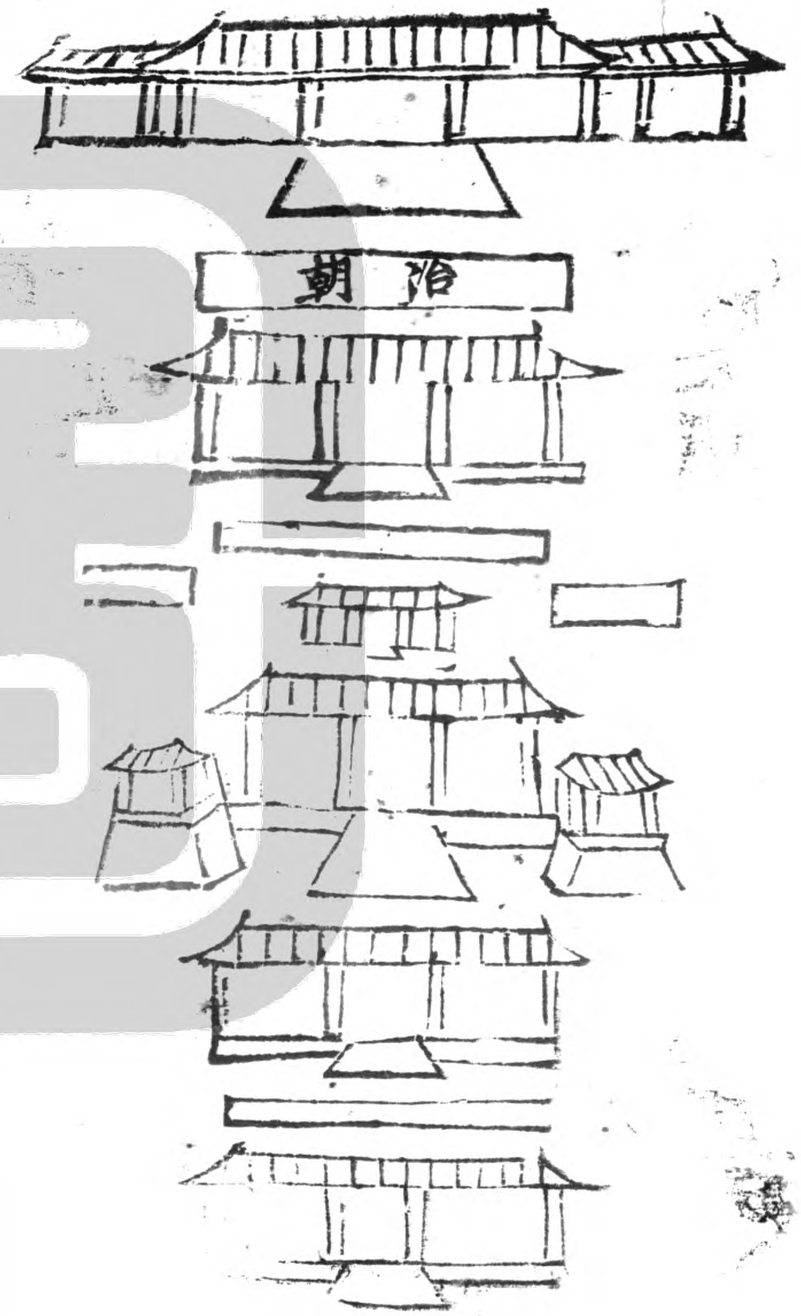
天子五門
諸侯三門

觀闕

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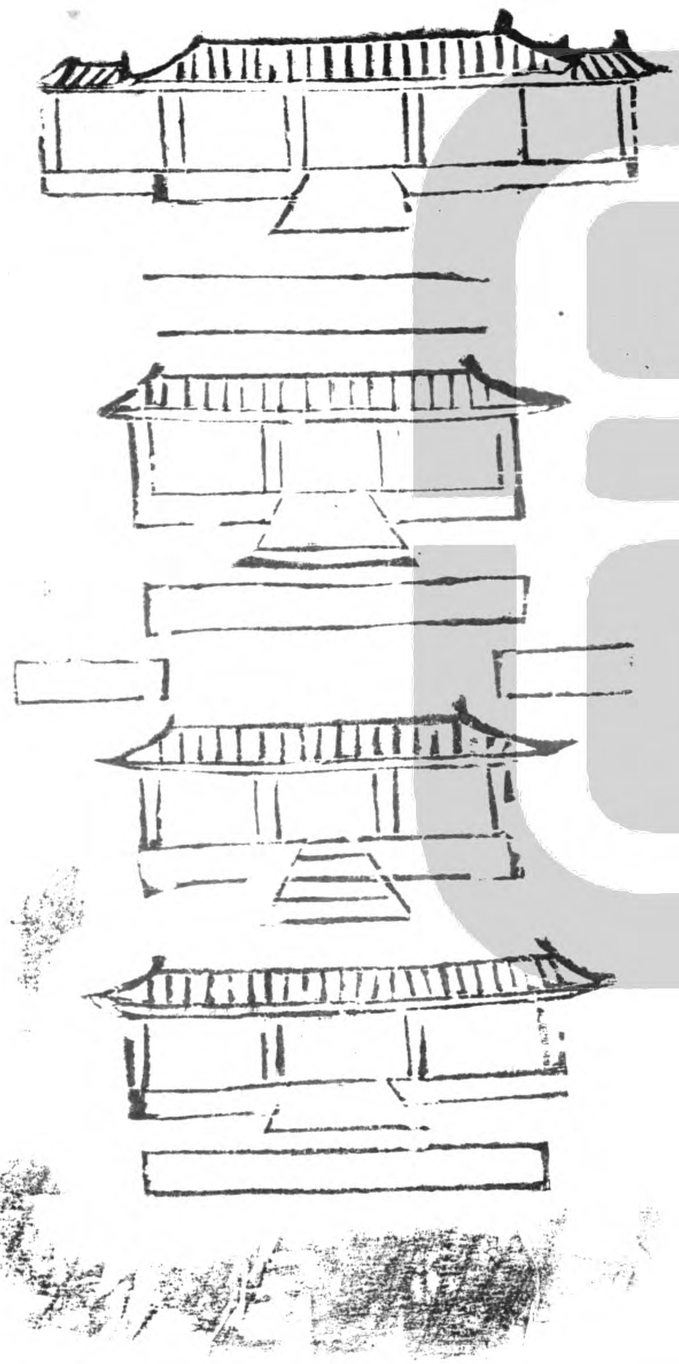
廟屏

路門 一名畢門



應門

庫門 雉門 皐門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司農云王有五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 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書畫虎焉以明猛勇 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

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路門者大寢之門王正門謂之應門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次廟王之正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路寢門一名畢門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記曰君復於庫門四郊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庫門宮外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上喟然而嘆槐闕也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實也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庫門在外門之內入庫門則至廟門矣

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正門謂之應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寢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夏之交月令季春饋禽之藥無出九門天子九門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郊門也關門也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穀梁曰南門侈門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有加其度也春秋傳曰蔡昭侯為兩觀於宮以逆楚子而葬之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門側之堂謂之塾

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王皐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逆天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又言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文稱應門

路門，鄭特牲三飯，薦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皐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闈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蓋雉應門書謂之南門，而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皐門，畢於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皐門之內，外朝也。士建其位，小司寇掌其政，刑三槐，集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三之位，而正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及適路寢聽政，然則正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衛莊公繹於庫門之內，擅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皐門。應門特為皐應之制而已。況非魯乎？闈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皆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達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皐門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

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鼓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文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蓋未出請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應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曰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明堂之陽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謂之應門

皐門

左傳曰魯人之皐社氏曰皐緩也皐鼓皐舞皆以皐爲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皐宜矣王氏以皐門爲雉門非也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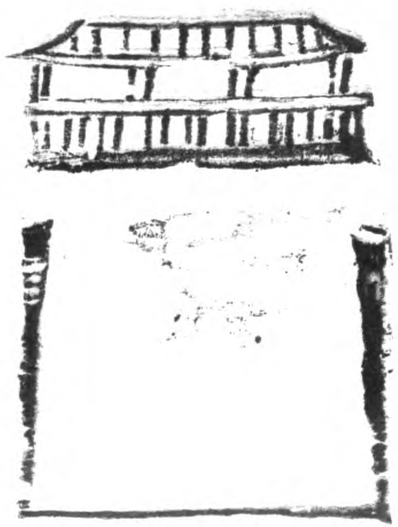
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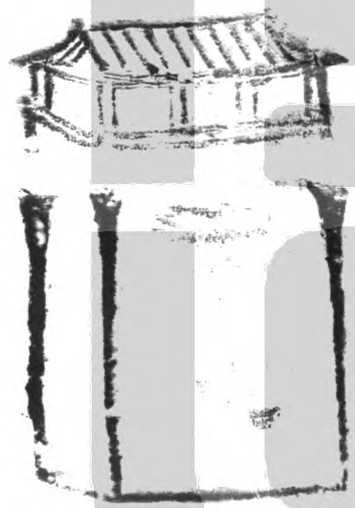
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壁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觀門

爾雅曰觀謂之闕禮運曰出遊於觀之上禮器曰天

子諸侯臺門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儲禮也
周禮縣法于象魏莊周曰心遊魏闕之下左氏曰季
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又曰鄭伯享王于闕西壁
蓋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
中央闕然爲道也謂之魏以其巍巍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
臺門以其高於垣墉若臺然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
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
加其度耳子家駒以魯設兩觀爲僭誤矣先王之時
門皆南嚮漢有北闕東闕非古也漢志未央宮東闕
罘思災元儒謂罘爲罘罳罘罳小樓也城隅闕上皆
有之罘上亦然故稱罘曰罘思然則先王觀闕之制
宜亦如此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曰門屏之間曰宁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小墻當門中）詩曰四方爲屏之屏之翰論語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荀子曰天子之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而下欲見內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氏曰蕭之言肅也臣有屏蔽君之象也君臣相見至此而肅敬是以謂蕭牆）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上以帷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氏釋明堂位曰屏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穎達曰漢時說屏爲蓋不思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則宜不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亦爲屋以蔽屏牆故雜曰罘思災（罘思闕暗昏之文志屏所以蔽屋也蔽而屋也）

曰罘思漢書五行志曰東西星在端門之外近右掖

[illegible]者門皆有屏天子設[illegible]外設[illegible]之於內[illegible]說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illegible]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

國語曰[illegible]夫人向屏而寢門內之屏也

曾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屏疏通之也穀梁曰立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立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然記曰亳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此牆使陰明也公羊曰蒲社揜其上棧其下則立國之社屋之三面幽閉設牖於北而已與記所謂疏屏者異矣春秋傳曰閒于兩社爲[illegible]輔則立國之社蓋位于東而非廟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

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墻漢之將軍闕
罘思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釋匠人曰
城隅角浮思孔穎達謂浮思小樓也城隅及闕皆有
之而屏亦然則屏又謂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
爲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爲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六夫
以簾士以帷於理或然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
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禮書卷第三十七終

禮書卷第三十八

天子三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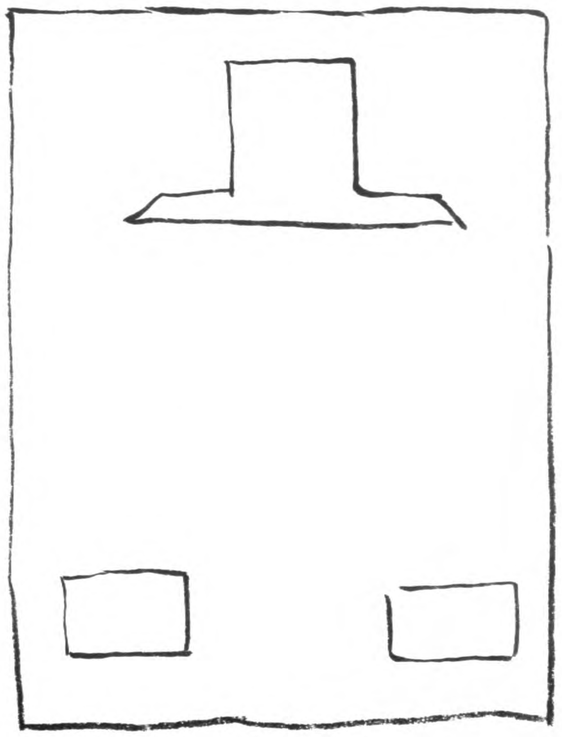
諸侯三朝

視朝退朝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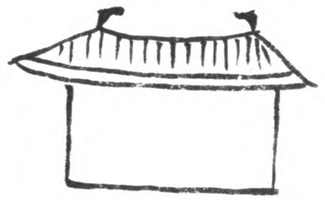
卿大夫二朝

王后夫人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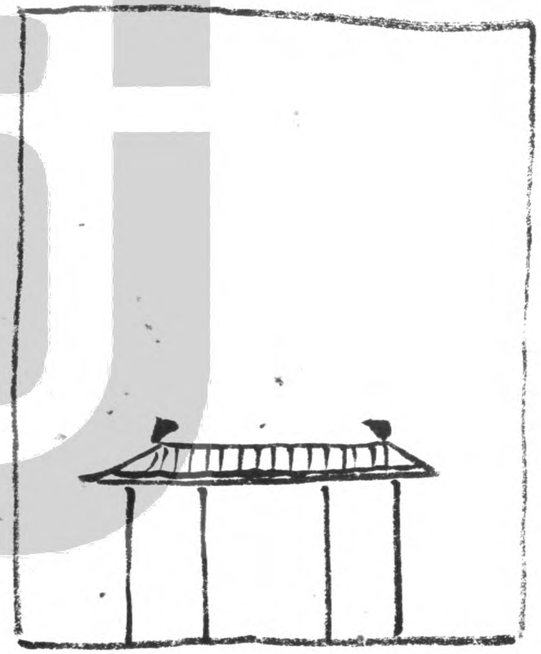
外朝



治朝



內朝



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二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內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

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內玄謂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一內朝一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凡得獲貨賄入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夫方百步）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外路寢之表也）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庭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又曰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蓋天子諸侯皆三朝朝）色始入（入應門也）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

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
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
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
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
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所謂內朝者
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
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
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
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
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
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大僕掌
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
內朝東面北上西上有異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
也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傳建堯設敢諫之鼓禹設鼎
規之鞀乃周建路鼓之意
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
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
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
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
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
朝不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門外然大門外則
經涂耳非朝位也

眡朝退朝之禮

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
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嗣晨言

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燮體燮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覘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莫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內朝

外朝

國語敬姜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卿以下有二朝矣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非是

王后夫人朝

左氏曰齊侯使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則后夫人治家事於內猶天子諸侯治邦事於內故內宮亦有

朝

禮書卷第三十八終

禮書卷第三十九

六服朝覲會同之禮

朝覲見聘

諸侯來朝天子送逆之節

諸侯貢享之禮

六服朝覲之禮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言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見於郤地曰會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郊特牲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又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甚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北面北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出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義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中庸曰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詩蓼蕭澤及四海也既見君子我心寫兮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既見君子脩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illegible]子門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卑攻苯金舄會同有繹繹陳也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將諸侯也沔水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嗟

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諸友謂諸侯也皆當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兩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清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殷武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大宰大朝覲會同節貨玉幣玉凡玉獻玉爵太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處而徧朝猶朝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朝而徧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每歲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司凡楚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工凡（左右有凡優工尊也）典瑞公執（鄭聖徒名）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

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於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元年二年四年六年）男（元年三年六年）采（元年四年六年）衛（元年五年六年）各二見矣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要服者以其當朝之年而不數之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則從王巡守各會于方岳矣晉叔向曰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先儒以爲間朝在三年再朝在六年再會在十二年而再朝再會之年適與書合則叔向以爲明王之制乃周制也然周三年一朝男服之禮耳叔向之言特爲男服而發何耶考之周禮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此之謂歲聘服之見有歲方之見有時此之謂間朝朝有常歲而會盟無常期故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司盟邦國有疑會同以掌其盟約之載）則固疏於朝而盟又疏於會此所以言再朝而會再會而盟非謂會必六年盟必十二年也然則六年盡朝於京師與有事而會者異矣大宗伯殷覲曰視鄭氏謂殷覲者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公彥謂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

朝而元年七年十一年匈侯采偉皆不朝矣故知一
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然觀康王即位太保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各
執壤奠咸進陳戒則天下諸侯莫不盡朝矣自此侯
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
一見者皆以元年爲始未聞元年獨一服朝也又行
人云殷規以除邦國之慝蓋邦國有慝諸侯乃使其
臣行衆規之禮則衆規亦無常期此鄭賈立說之誤也

朝覲冕服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鼓爲冕鄭氏曰鄉食食實客與諸侯司
服朝則皮弁服鄭氏曰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賈公彥曰覲禮天
子袞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服其受享於廟同用袞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鄭氏曰服袞冕者從王服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行人上公之禮淵聖御名圭九寸
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廟中將幣
三享諸侯執信圭諸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
章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廟中將幣三享諸子執穀璧
諸男執蒲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朝位賓主之間
五十步廟中將幣三享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諸侯
在朝則北面書曰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諸侯入應
門奉圭奠幣群公既聽命趨出王釋冕覲禮侯氏裨冕
釋幣于禰天子袞冕奔依又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
三百步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

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氏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藉有二就貳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天有二日六圭乘六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纓十

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曾子問稱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鄭氏曰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

古者諸侯將適於王則裨冕而出眡朝至湯沐之邑則齋戒以入見而王駕齋馬乘齋車以其等爲送逆之節其致敬朝事如此則侯氏裨冕王衮冕奚闇於朝與廟哉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夏宗依春冬遇依夏又以覲禮王服衮冕司服王眡朝皮弁服則謂受朝於廟則冕服受朝於朝則皮弁然皮弁服王日眡朝之禮非受諸侯覲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又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孰謂王之在朝與廟其服異耶或曰冕服祭服也施之於廟則可施於朝廷則不可是不然大車詩言周大夫聽男女之訟則服毳衣禮諸侯親迎則玄冕王養老則冕而總干耕藉則冕而秉耒是祭服有不施於廟也又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鴈諸侯在朝則亦北面鄭氏謂饗射燕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北與諸

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則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
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射於
朝以冕服則受朝於朝亦冕服可知康王既尸天子
諸侯入應門奉圭以進既事王乃釋冕此在朝冕服
之事也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天冠張衡東京
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
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
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加於通天
冠上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
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因之蓋古者受朝未嘗不以
祭服漢失其制至晉以來諸儒考正乃復舊典
本朝之制亦然近者元會用漢儀服通天冠絳紗袍
恐非古也

諸侯朝天子送逆之位

賓圭之間

行人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之禮
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之禮其朝位賓主之

間五十步皆廟中將幣三享齋僕朝覲宗遇皆乘金
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郊特牲曰覲禮
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也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
其送迎之禮雖同然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
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
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於廟
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
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夷王
當覲而下堂故詭者譏之賈公彥孔穎達之徒於是
謂秋覲無送逆之禮其言與齋僕不合非所信也

諸侯貢享之禮

夏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荒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夷
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蛾璫魚楊州厥貢惟金
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荆州厥貢羽
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
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
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
球琳琅玕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
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
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洛誥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周禮太宰以九貢
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大
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牙如小行人所合六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小
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太府掌

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土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行人以侯伯子男之禮廟中皆將幣三享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考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曲禮曰五官致貢職方氏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九州之內地環其美物以當穀稅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數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詩商武曰莫敢不來享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泮宮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堦東北面

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當爲三幼享或用鹿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无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王不受王撫之而已輕財也春秋傳曰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周之制也畢而貢重甸服也

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則貨服斥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楊州之金錫荆州之丹銀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類是也其用則太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貢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纊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

張皮凡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
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
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焉之位而
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
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
之所專特歛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王制曰千里之
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謂甸者服治田出
穀稅采者九州之地采其美物以當穀稅是也周禮
太宰序九貢之物先祀貢嬪貢而繼之以器幣材貨
服斿物之貢行人序九服之貢亦先祀物嬪物而繼
之以器服材貨之物者侯服貢祀物上先而下後也
甸服貢嬪物內先而外後也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
物以器服作治之功多而責近以詳也衛服貢材物
要服貢貨物以材貨作治之功少而責遠以略也材
貨邦用所通服則五身所獨大宰退服在材貨之後
此又著其先所養而後其所自養也幣斿物六服所
共貢者也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斿物繼貨服之後事
之序也行人無幣斿物貢者以其所共貢者不可六
服言之也賈公彥曰太宰言歲之常貢故有幣行人
因朝而貢三享之中已有幣矣故不及幣此說非也
鄭康成於太宰以器貢爲銀鐵石磬丹漆而與鄭注
異於行人以器貢爲尊彝之屬而與鄭注同於太宰
以材貢爲柟榦括栢篠簜於行人以材貢爲八材是
自惑也古者邦國致貢不必元日班固東都賦曰春
王三朝會同漢宮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
貢唐禮正至朝會戶部陳諸州貢物禮部陳諸蕃貢

物而議者以此爲周官春入貢之禮是附會之論也

禮書卷第三十九終

禮書卷第四十

湯沐之邑

夏世室

商重屋

周明堂

湯沐之邑

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大子之縣內

覲元士（給齋戒潔清之田浴用湯沐用黍）春秋（淵聖御名）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

氏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

田爲周公祊故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

而曰假諱易地也許田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

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

不祭泰山也（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巡狩受命而祭也）公羊曰許田者何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

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爲

謂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

田少稱邑（諸侯來朝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矣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淵聖御名公專以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之若魯假借）

定四年召陵之會衛祝鮀私於萇弘曰衛取於有閻之

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取於桓土之東都以會王之衆蒐

（湯沐邑）周本紀曰鄭怨（淵聖御名）王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

事泰山田也魏公子傳公子無忌留趙王以鄙爲公

子湯沐邑湯沐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

戒以見君也

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

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

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

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

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

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

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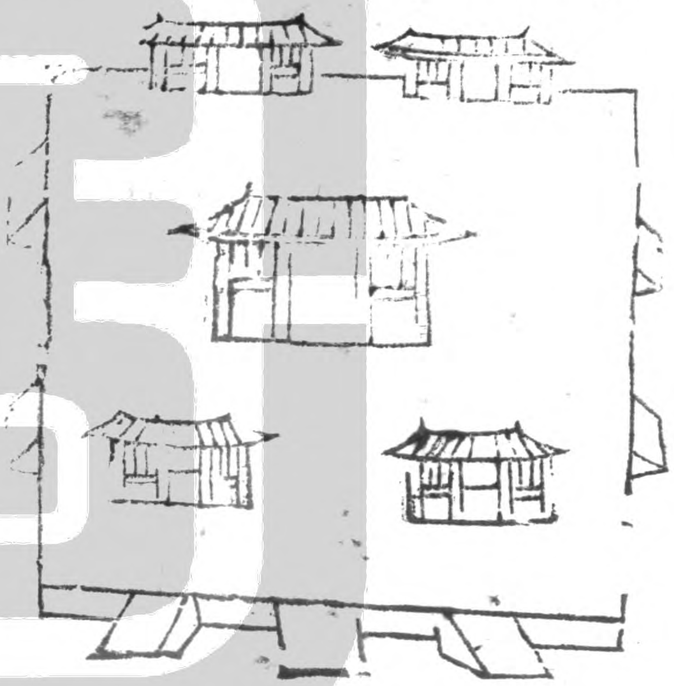
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

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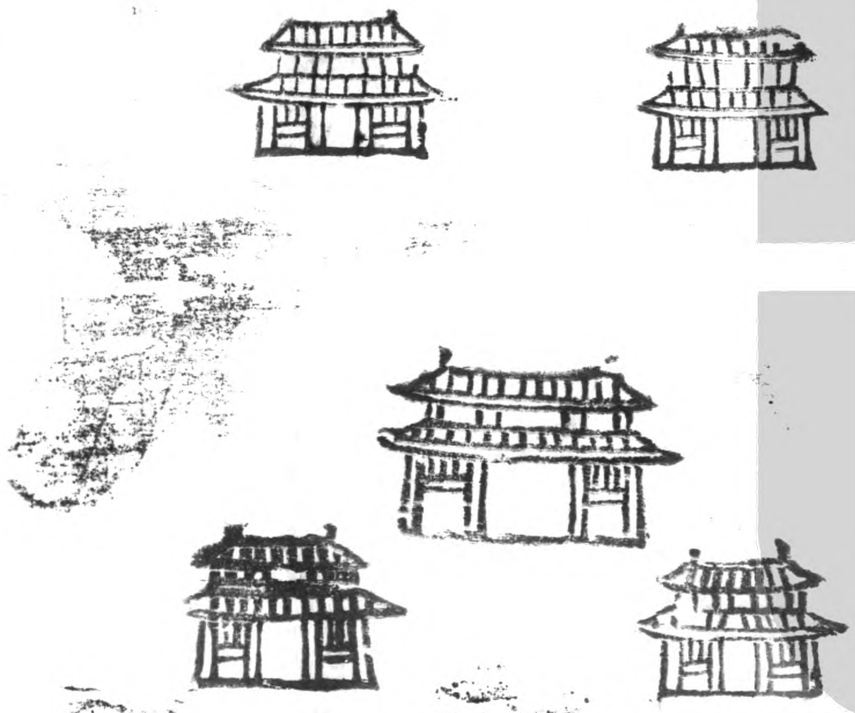
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見食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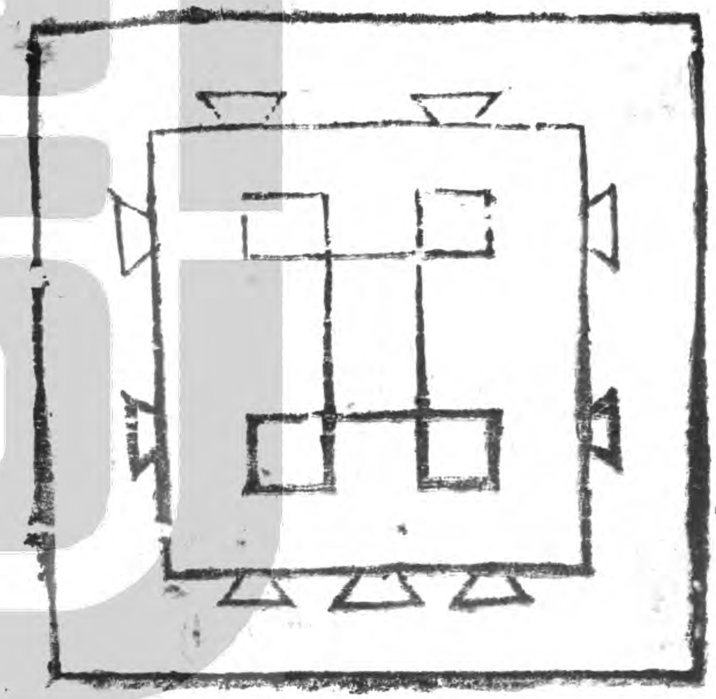
夏世室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二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二之二室三之一



高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明堂 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九室二筵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明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曰世室宗廟也重屋者于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本王宗廟或本王寢或本明堂云言之以明其同制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仲春居青陽大廟東堂當夫室季春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大寢南堂南偏仲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季夏居明堂中央太廟明堂亦廟南堂當大室也中央居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居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仲秋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大室也季秋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仲冬居玄堂太廟北堂當大室季冬居玄堂右个北堂西偏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北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曰太廟天子明堂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饗帝唐月令九月大享於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有明堂南門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不入處路寢門終月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孟子經解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宣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誡荀子強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孔穎達曰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大戴禮盛德篇六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之以茅上圜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堂月令說曰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云堂方百四

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二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又載德云明堂辟雍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朝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爲三者名異而同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大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尋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爲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室之類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准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同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

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
下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
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而祭天於人鬼
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寢而
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如准所論與鄭義合或以周時德澤洽和蒿茂以爲言
柱名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呂氏春秋曰茅茨蒿柱土
階三等漢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有古時明堂像
不敝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制度濟南公玉帶上黃
帝時明堂圖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
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以
拜祀上從之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
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禮部尚書巨鹿寬國子助教
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布政而太子
下允孔穎達以爲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圜下
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爲如
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
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
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
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高禖九門磔
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
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
哉且門有皐庫豈得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衡及師
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此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
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以爲五室或
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

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琮上設
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天始毀東都
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則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紀
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玄宗遣將作大匠
康謩素毀之謩素以爲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而
迄唐之世季秋大饗皆寓圜丘

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
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
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
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脩七尋堂
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
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南北步也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十七步有奇
東西室三四步則大室方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
各三尺而中四尺也以此制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共大室二丈四尺
則六丈也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方二丈四尺而益四尺則
十七步者半三分取二而南北九步二尺矣堂廣
東南十一步四尺矣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
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
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崇脩廣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
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
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
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
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
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
二階而爲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
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
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
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

帶淳于登淵聖御名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
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
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朝必於明堂而王藻曰聽朝於
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
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
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上圜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
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
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堂武世室則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事屋爲寢或本王寢或本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說
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
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明
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
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
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褻淮甯攻之矣則謂之
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
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
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
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
白藏冬爲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
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
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
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
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
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

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強國篇曰鍾為之鼓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注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王象四時以巡岳順陰陽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郎顗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自上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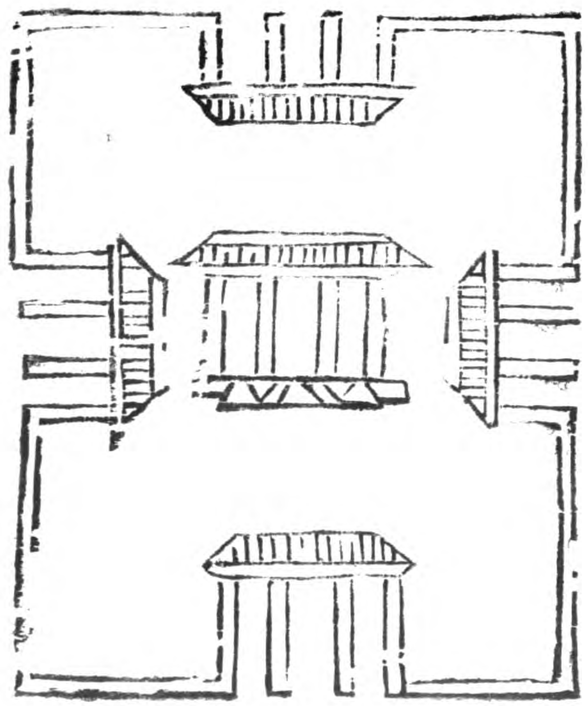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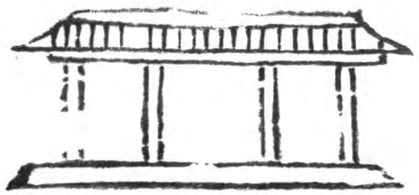
禮書卷第四十一　左宣義郎太常博士陳祥道上進

明堂朝諸侯之位

方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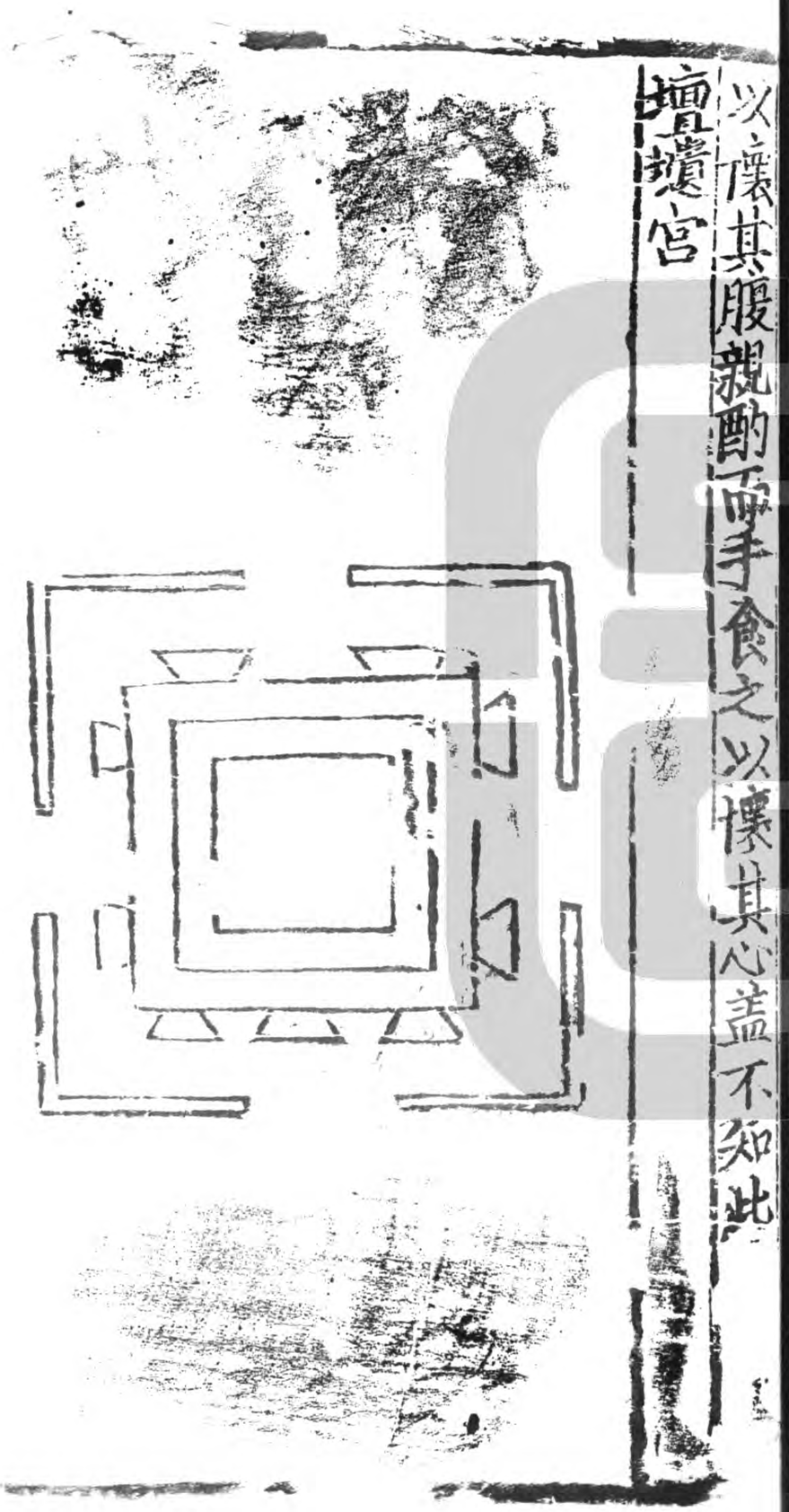
壇壝宮





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有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吾人食之則委之性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高帝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皇帝遂守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壇壝宮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壇四象壇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南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爲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達之爲三而上有堂焉堂上高二

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權宗廟社稷主也壇宮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司巖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設王巖南鄉見諸侯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四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 置于宮者建之猶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男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旅於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先男而位皆東方也諸侯入覲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旅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之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

四傳擯 王無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利其奚揖玉及享帛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傳一位畢擯者升堂致命王受玉藻玉降拜於下等及諸事勞皆如覲禮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奏陳列而升其次公告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狹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玉宮之伯解之耳

天子乘龍載文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司巖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出接賓曰擯又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將合諸侯則令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国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国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国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国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加之者尊卑也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国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 賈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于宮乃詔王外壇諸侯皆就其旅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諸侯先伯伯先子先男而位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上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間詩也一日三揖白圭之子知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之妻也天揖推手小高之

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王所勑也壇三成深四尺則堂上二丈四尺堂等丈二尺占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尺則堂上二丈四尺堂等丈二尺占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明神禮也既升堂受玉

其將幣亦如之 將幣享也禮謂以獻幣深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重 梐枑謂行馬重者以周衛者內外別 為壇壝宮轘門 公載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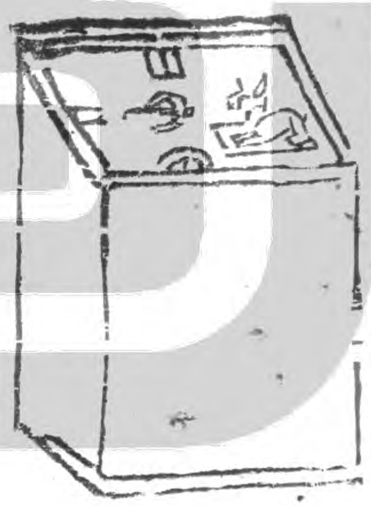
掌

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合諸侯亦如之諸侯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喪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匡外国外壝土為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為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二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一等一尺矣春宮於東夏宮於南秋宮於西冬宮於北加方明于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丘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左尚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增而鄭氏曰前三階者以其宮四門而位尚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下言侯氏奠玉降拜升升而鄭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玉降拜升拜與覲於廟相類故也掌次王舍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公彥謂大次去壝遠小

CBETA

次去壇近其說是也壇域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故去祧有壇凡祭天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升壇是也諸侯適隣國有壇左氏曰襄十六年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爲壇於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聘還及堂壇雖復命於介是也況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將合諸侯合爲壇則凡巡守下方岳之下皆有壇壝官今



觀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奢璧下宜以黃琮而下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然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則大會同不必皆盟也鄭氏以會同必盟方明之設爲盟而已其說拘矣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示之居體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禮之

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覲禮於春言拜日於夏秋冬言禮日月與四瀆山川丘陵鄭氏曰變拜言禮者容祀也其說以爲春無盟誓不祀方明特拜日以教尊尊而已三時盟誓祀方明故言禮然天子之出必禮天地四方以示敬也祀方明豈爲盟誓而已哉言祀與禮蓋玄見也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茀與紼同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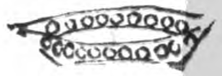
禮書卷四十一終

禮書卷第四十二

盟詛

珠盤　玉敦

桃茢　聘儀



珠盤

玉敦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殷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賈公彥曰禮敦盛黍稷今盟先敦中宜盛血耳宜在盤貳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凡喪紀

賓客軍旅大盟飾其牛牲司寇斥一邦之大盟約涖其盟
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
藏之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
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而朝日於
出處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九會同者不協多其禮歲北面詔明神民盟
而盟同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堂其盟約之載書
則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要者其方明乃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信爲詛祝管其號號
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祭山川者尚者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繼人之志之山川
信也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也柴爲祭日則除地瘞
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其王殷祭其王殷祭神也
王之盟而使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也
異貫爲是王官之伯會同則侯而盟其神主耳與禮記曰注牲曰盟又曰周人作會而民涖
疑會盟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書盟多矣或書
會或書同盟莊十六年一二七年同盟於馬陵十五年同盟于幽二十年同盟于鹿一八年同盟于虛朾襄三年同盟于鷄澤九年同盟于戚二十
年同盟于北杏或書會或盟于不地文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黑壤十九年公及晉侯盟于翟泉襄十年秋盟于戚
及秋盟與及而不稱公二十九年會齊侯宋公于蒲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僖二十九年夏會于
蘇又云盟于翟泉又二年及晉侯盟于黑壤又云盟于蒲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僖二十九年夏會于
蘇盟于女栗襄十五年二月及宋向戌盟于劉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子太叔曰文襄
之霸也諸侯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荀卿與穀梁曰盟詛
不及三王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
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illegible]
者也漢高帝刑白馬以盟
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心維邦國以比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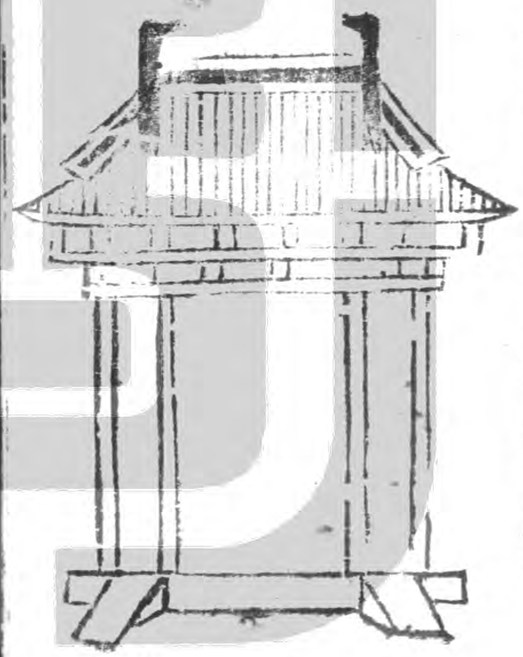
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
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
於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
民之不信有叙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王敦辟盟贊牛耳
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明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
文繡其殺也寘之於坎加書其上（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公使將諾太子座楚客盟）
盤以盛耳敦以盛
血尸之者執耳（左氏襄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鄬孟武伯問於高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梁曰鄭伯之後）
（曹發陽之役衛石碏戒伯曰然則孰主牛耳涉佗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按劍而進曰衛侯之手石碏大者
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歃王之執在德不在先歃定四年祝
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犢先歃）有玉帛以也信明神（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
茢以使不祥既盟則以明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盟
及大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
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
子春拜日夏禮日秋禮山川丘陵冬禮月與四瀆而
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氏
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
諸侯之盟其神王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
歟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
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
明神（司盟北面詔明神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襄九年子駟子展曰明神不蠲要盟無益十二年子
貢曰盟所以周信也明神以要之昭十三年叔向曰昭明於神盟也）春秋諸侯盟于亳（襄十一年曰司
盟司盟名山名川君羣神君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
之祖齊語（黃堂御名）公與諸侯飭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
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

諸侯主山川王宮之伯主月真禮無據殺禽曰平王東遷吾亡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蓋騂旄之盟非王賜者得用也（襄十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辟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辟爲辟而載之於策故用牲加書二其上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大氏以雞）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考叔（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委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陽虎已丑盟（濟盟海名）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淵一盟名）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定五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於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爲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目以大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子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禁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口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茢

鄭氏曰茢蔡帚也說文曰茢苕也古者人君出戶則巫覡有事帚呂則桃茢在前聞氷則挑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葦桃茢以辟凶邪（膳於君有葦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葦）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辟者也觀古人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又過於茢矣

聘儀



輕則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爲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也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覜曰視殷覜以除天下之慝時問以諭諸侯之志王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氏特來曰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蓋覜爲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書於四時之中皆曰殷漢天文志於衡星殷南斗殷中州河濟之間則殷中也易有殷薦儀禮有殷奠傳有殷祭（左傳曰祭以特牲殷而再殷祭以少牢公羊曰五年）則殷盛也然則周禮所謂殷同殷國以衆來爲盛也所謂殷相聘以間聘爲中也左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推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

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
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然則小
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爲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
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
女曰聘門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入諸侯之
臣來聘二十有五（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僖二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或稱名或稱
字（南季父家父祭叔歸父之類是也）或稱第（隱七年南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或稱公子或
稱公孫（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標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或稱人（莊三十三年荆人來聘）或不
稱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或不言使（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其
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穀梁曰聘諸侯
非正趙子曰凡言聘則知君使矣君爲又稱君以別
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凡聘所以通好則天子之
於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所以譏其專
行諸侯之遣使非不可以稱使也聘大夫之事也稱
第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
老子代也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

禮書卷第四十二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